

双重犹疑折射国产职场剧的过渡与转折

——评电视剧《理想之城》

► 10版·文艺百家

大有来头的配角团为何成热播剧的标配

► 11版·影视

网络交互感成就艺术的N种破圈

刘小东和他的朋友圈

► 12版·艺术

文艺评论如何成为与大众互动的共情性语体？

汪政

观点提要

新技术、新媒体语境中的评论话语既需要我们的核心观点与价值引领，又考验我们是否能将这些观点与价值化作新媒体的话语形态，成为与大众互动的共情性语体。

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指导意见》要求“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特别指出要“用好网络新媒体评论平台，推出更多文艺微评、短评、快评和全媒体评论产品”。当《指导意见》对平台建设的具体详细时，蕴含着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我们文艺评论的形态需要足够丰富多样，不能落后于新技术、新媒体的发展。

对文艺评论如何不落后于时代、加强有效性等问题，文艺评论界自己也有认识。但是，当这些问题的讨论仅仅限于评论界自身的时候，它的深入程度与及物性就显得不够。

新世纪以来，许多新的文艺业态如网络文艺、短视频、微电影、电脑艺术、新街头艺术等等，都是人民群众在新环境中为了表达新生活而创造的新文艺。评论也是如此，有文艺创作，就会有文艺受众，有文艺受众，就会有审美鉴赏与评价，这审美鉴赏与评价就是文艺评论，不管它们是以什么形态、由谁、在哪儿发生，它都是文艺受众对文艺创作的意见与评判，都有它发生的理由与标准。法国批评家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说，文学评论首先存在于读者阅读后的讨论中，他转引法国另一个批评家圣伯夫的话说：“巴黎真正的批评是在谈

话中进行的。”蒂博代接着补充论述道，这种自发的批评还“存在于语言的代用品，诸如通信、日记和私人手记之中”。这种自发的批评不但在空间上分布广泛，而且在时间上体现出它的即时性，显然这是一种“每日评论”。只要艺术欣赏天天在进行，那么，批评就必然是每天如影随形的。当下的文艺受众有着较高的教育程度，而新技术新媒体又为人们的艺术审美、接受反应提供了如此广阔、多样而又迅捷的空间，那么欣赏者的自发评论由“每天评论”可以改为“每时评论”。所以，批评既是一种专业的艺术鉴赏，也是一种艺术接受后的自发的反应行为，后者可以、也一直与现代学术规范规训后的文艺评论共存的，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在茶馆里、饭桌上、地铁和写字楼里听到“文艺评论”。在当下的生活空间里，到处有休闲书刊、动漫游戏、电视剧、电影频道和流行音乐，文艺场所越来越多，尤其是移动终端使文艺接受变得无处不在，无处不在。常有畅销、热播、热播的文艺作品，这些都是民众们谈论的对象。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是朴素、直接、偶然和经验化、口语化与片段化的文艺评论，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出现，又随时可以中断的语言现象。谈论某部网络小说，讨论热播电视剧中人物的命运，议论某一场音乐会，批

评自己城市的景观设计与街头雕塑等等，所有这些，一方面是在进行艺术问题的交流，一方面又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可能会说，这种交流并没有多少艺术批评理论的含量，也不一定达成美学上的共识，但是，文艺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具备如此广泛的传播能力、覆盖面与渗透性，而关于文艺的讨论也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一样如此普及，成为一种公共交流。我们的文艺评论家们难道不应该对此予以关注吗？正是在这些谈论中，社会的风尚、时代的趣味与受众的需求非常及时、鲜活而丰富地呈现了出来。

其实，自发的文艺评论不仅存在于这种口头形态，在新技术与新媒体的时代，它们同时在各种网络平台上得到呈现和传播。加上越来越丰富的文艺生活，文艺的评价方式在走向多样化，比如各级各类的评奖，文艺作

品的排行榜，视频中的弹幕，读书频道和读书会，还有微信、微博，跟帖、留言等等，这些都应该纳入到文艺评论之中，而且是很接地气的文艺评论。在融媒体时代，文艺评论应该与时俱进，就是要“破圈”，从文章与论著本位中走出来，从行业报刊与传统传媒中走出来，从精英与专家的圈子中走出来，从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中走出来。《意见》说“要推动专业评论和大众评论有效互动”，互动的前提就是承认和认识“大众评论”的存在，同时专业的评论家与专业评论更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让自己具有更多的评论形态与评论笔墨，走进新媒体，充分利用新技术环境中媒体传播形式多样、速度快、更新频率高与受众广的特点和优势，使自己的声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产生更大的影响，起到更实在的效果。

这种走进新媒体不是将自己传统的评论成果原样转贴，而是要适应新媒体进行评论话语的转化。我们不能设想将原先长篇大论的评论转贴到抖音、快手上，我们也不能设想在电视以及许多互动平台上去朗读自己的学术论文。这些新平台为什么是那样的运行方式？为什么是那样的速度与长度设计？这都是建立在反复实践基础上的，是经过接受心理学与传播学检验后的设计构架，在这样的构架中，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话语形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展开真正的互动，这种互动一定是建立在内容与话题的基础上。这些话题如何产生？它需要怎样的调研？什么是一个艺术作品接受过程中话题产生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又如何面对大众评论的观点、疑问与辩驳？新技术、新媒体语境中的评论话语既需要我们的核心观点与价值引领，又考验我们是否能将这些观点与价值化作新媒体的话语形态，成为与大众互动的共情性语体。

只有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文艺生活，只有高度重视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无处不在的文艺谈论，只有将新媒体中每时都在发生的大众评论看成是当今文艺评论的发生状态，我们才能打通文艺评论走进生活、走向民众的最后一公里，从而在本质上将“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落到实处。与文艺创作一样，文

艺评论也要深入生活，也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文艺高质量的发展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这样多样化的审美需求是什么？标准又在哪里？我们如何将人民群众的审美与鉴赏标准作为我们进行文艺评论的准绳和尺度？如何为人民的审美代言？这都要我们走进生活，走进群众，走进丰富多彩、生动鲜活的社会文艺生活中去，倾听人民的声音，参与大众评论，于其中进行观察、提炼、精化。如此，不但能够发挥文艺评论的专业性，更好地“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而且能够汲取时代精神，感受文艺新变，吸取人民创造，从而推动文艺评论的创新，锻炼出新型的文艺评论人才。

这里不仅是讨论新媒体、新技术语境中文艺评论的形态问题，在本质上事关文艺评论的生存与发展，因为这最终与文艺评论的生态有关。当我们主张日常生活中的文艺谈论与文艺评论有相关性的时候，当我们许多文艺评价，特别是新媒体时代多样化的大众评论看成是文艺评论的有生力量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主张文艺评论的多样性，是在呼吁文艺评论的良好生态。只有传统的与现代的、专业的与大众的、线上的与线下的、即时的与延时的、纸质的与多媒体的等等共生，才能造就文艺评论的良好生态，共创新时代文艺评论的真正繁荣。

（作者为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乔家的儿女》开分高达8.7，却到收官时才冲上网播热度榜首

细水长流的生活剧，只能凭“苏大强2.0”出圈？

陈熙涵

夹在热剧回环的8月中旬开播的电视剧《乔家的儿女》开分即高达8.7分，但品质好、口碑佳的作品一路慢热，直到临近收官才首次冲上网播热度榜首。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对家庭剧，业内有一种看法：它虽有拉高收视的案例，但由于观众群体年龄层普遍偏高，常缺乏网感，既难捧出明星，又难带火出品方，在这个追逐年轻人的市场，并不很受待见。加上《你是我的荣耀》《扫黑风暴》和《理想之城》的包夹之势，细水长流风格的“生活流”剧集显得愈加不打眼。

《乔家的儿女》根据小说改编而来，故事从1977年一直讲到2006年，讲述了乔家五个孩子一成、二强、三丽、四美、七七因母亲去世、父亲生而不养而相互依靠，兄弟姐妹在泥潭般艰苦的环境中摸爬滚打、一路向阳而生的故事。剧中大量富有质感的镜头语言和紧密的剧情节奏，看得出导演张开宙拍得很用心。值得一提的是，原著小说在豆瓣上的评分也高达8.5，这一次改编更是由小说作者未夕本人担纲编剧，而未夕也是品质热剧《山海情》的联合编剧之一。在口碑上，8.7的高分已进入年度榜单的前三位，仅次于《山海情》和《觉醒年代》，这两部剧可都是直接拿奖的作品。

家庭剧曾是国产剧的黄金题材，几十年来出品过非常多的经典剧作。从《渴望》《我爱我家》《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父母爱情》《情满四合院》……可以发现，这些优秀剧本的共同点是：在市井烟火气中，传递出治愈的温暖与力量。但因为和大众的生活离得太近，家庭剧也是最容易被挑剔和最难给观众带来新鲜感的类型。

《乔家的儿女》也未能幸免。比如，相比原著，剧集为叶小朗加戏饱受诟病，这个人物和原著中的叶小朗根本不像是一个人。小说中的叶小朗没偷过乔一成的新闻素材，她最后和乔一成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两人对生活的理想与目标不同。叶小朗一心想要出国发展，她的性格是一个清楚自己要什么，并愿为此付出努力的人；而乔一成显然更在意兄弟姊妹的亲情牵绊，不可能随她一起出国。剧本改编增加了叶小朗偷乔一成的新闻稿这一情节，为什么要这么“魔改”



《乔家的儿女》讲述了乔家五个孩子一成、二强、三丽、四美、七七因母亲去世、父亲生而不养而相互依靠，兄弟姐妹在泥潭般艰苦的环境中摸爬滚打、一路向阳而生的故事。制图：李洁



呢？当然是为之后夫妻失和埋下伏笔。但这种刻意强化矛盾的手法，实在并不高级。

最要命的是：为制造冲突，剧集还安排了乔一成和叶小朗原生家庭间的矛盾。把叶小朗的父母改编成了“吸血鬼”，整天为一个不争气的儿子来问女儿、女婿要钱。其实原著中，叶小朗父母是极为老实的人，他们清楚新婚小夫妻总是希望独处的，生怕搞乱两人的婚房，来也是住两天招待后就回去了，倒是乔一成不忍，买了卧铺票送他们。

虽说家长里短，鸡飞狗跳，是最“真”的生活和人性，也是家庭剧赖以生长的土壤，但过多聚焦于原生家庭之恶、婆媳大战、剩女、教育内卷等社会议题，在套路公式上刻意强化冲突，制造焦虑，让“狗血”和“套路”成为标签的家庭剧，在近年来这个网

生内容时代的年轻观众里已透支了很大一部分竞争力。看《乔家的儿女》时，我们会不断生出一些疑问与联想。比如，乔祖望这个污糟爹的刻画，同样是不听子女劝搞集资，把家和老本都赔了个精光。最新的剧情中还有他在晚年生活里勾搭上了保姆……不仅人设都是渣爹，渣的行为也和《都挺好》中的苏大强太像了。尽管演员和剧组一再强调，乔祖望和苏大强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但这些随时可能上社会新闻的相似剧情，什么时候成了中国式家庭剧的标配？毕竟，污糟的父亲，也不该千人一面。

其实，《乔家的儿女》在档档之初就被寄予厚望，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它对出品方品质的信任。它没能做成爆款多少是有些可惜的，因为全剧颇多让人赞赏的闪光之处。特别是一些场面耐看耐嚼、越品越让人感到余味悠

长，显示出一部优秀家庭剧的高级感。有评论说，“没爆”是因为张开宙不会拍戏剧冲突，剧情好不容易到了爆点，不知怎的就戛然而止了，观众累积许久的情绪得不到释放。但也有另一种声音认为，这恰恰证明了导演不俗的用心和美学追求。譬如那场戏是二强在结婚前夕，因实在忘不了朱珠饰演的师傅又无力去寻她回来，同时不得不结这大家都希望他结的婚，夜里一个人苦闷坐在房顶。这时，四妹乔四美拿着一只手电筒爬了上来。二哥见她坐到身边，就说起自己很羡慕四美有了一份感情追到天涯海角的勇气，而自己却没有。接下去兄妹二人交谈的这段戏写得高级。二强依然地打开手电筒照向夜空，感慨说自己追寻真爱就像这支手电，微弱的光束一射向无尽的黑夜，瞬间就被吞没不见了。四美是怎么接这段话的呢？她

拿过手电筒照在不远处的屋檐与房梁，告诉二强：“你也可以照在近一些的地方，照在那里，照在那里，还有那里，它们其实是可以看得见的，沿着光圈照着的地方一点一点走，早晚都能找到。”说着说着，兄妹俩会心地笑了。这段描写实在是聪明。借助手电筒这个道具，凸显出了兄妹两人完全不同的个性，及各自对追寻真爱的不同看法，也写出了他们在面对孤独时给予彼此陪伴的兄妹情深，它还形成了一种散文诗般的余味。像这样的段落，剧中不是一处两处，而是信手拈来。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四美在很小的时候被一对教授夫妇领养后，因为想家，一个人偷跑回来，一路上靠着机灵坐上火车，从苏州寻回南京家中的那个场面。当她跨进家门的一刻，所有观众

都能预料到这对一个窘迫的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那种百感交集但生活还要继续……要怎么“出牌”才能达到那种激动、辛酸、喜悦、焦虑夹杂在一起的情感饱和度呢？这时候，编导又一次不按常理出牌——小四美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回家途中掉下的乳牙，看向比他高不了多少的大哥，央求他帮忙把牙齿抛到屋顶上。光照在哥哥姐姐们喜悦的脸上，插曲声响起，那一刻让孩子们心里的光亮吧？！很多观众表示曾被这个场景治愈、安慰并被给予了力量。低矮的屋檐，狭小的空间，但生活的那些琐碎磨难，似乎从来就困不住长大也困不住相亲相爱的勇气。人生好像就是这样，有笑有泪，有痛有歌。该剧还有很多欢乐的生活化细节，特别真实，令人会心一笑。乔一成念男生写给四妹的情书，说里面的句子东拼西凑，暴躁回怼：“这说的是你吗？这是武松啊！”大哥骂四美还特别有梗，问：“你听见了吗？”四美问：“听见什么？”大哥回道：“听见你大哥头上的白头发滋滋往外冒的声音了吗？”

这些细节的铺陈，让乔家的平凡故事变得不平凡，变成了一个好好故事。

不知为何，在看《乔家的儿女》时，总能联想起很久以前的一部家庭伦理剧佳作《空镜子》。两剧在头一茬播出时，都没有先声夺人，收视成绩也不出众。在描写生活的时候，这两部作品似乎都在冲突的“留白”处显示出不俗的处理能力。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的编剧和导演都试图找到“寻常中的特别之处”。一个从事编剧的朋友这样评价：“它其实是生活真实地放大。”意思是这类剧往往会让平淡得简直就像我们每天过的日子一样。但恰恰就是这样的选材被很多人认为“太平淡”，洒狗血是容易的，猎奇是人们常见的心态，而自己的生活却常常被忽视了。一个优秀的家庭剧，应该在生活进行中提炼，从而让观众重新审视和反思自己的生活，当然，《空镜子》在整体的艺术把控能力上显然要更胜一筹，而《乔家的儿女》里一些没能避免的刻意与设计，虽然瑕不掩瑜，但最终使它非常可惜地没能成为一部完美作品。